



拜达尔大門

盖拉西莫娃著

4451

拜 达 尔 大 門

盖拉西莫娃著

姚承叶 葛崇智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拜 达 尔 大 門

盖拉西莫娃 著

姚 承 業 譯
松 岳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審判出版社登記證：證字第五〇五七號)
北 平 大 柵 欄 四 號

*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9 千

開本 210×430/32 印 1 新頁 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1 26100

定價 500 35元

77838

ВАЛЕРИЯ ГЕРАСИМОВА
БАЦДАРСКИЕ ВОРОТА

据 В. ГЕРАСИМОВА:“ПРОСТАЯ ФАМИЛ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5)譯出。

內 容 說 明

这是苏联衛國战争时期的优秀作品之一，内容是敘述两个年輕的姑娘在一位軍官的啓發与帮助下鍛鍊成为坚强、勇敢、机智的女游擊隊員。

作者以其对人物内心的深刻体会，出色地刻劃了奧麗雅和連娜这两个优美、动人的形象。西蒙諾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報告中，把她們看作为苏联文学中有代表性的正面人物。

本書的結局虽然是悲剧性的，但沒有絲毫陰暗与伤感的气氛，它給予人們的不是失望与悲哀，而是鼓舞人們向着更美好、更幸福的未來邁進。

統一書號: 10020·426

定 价: 0.35 元

当汽車沿着多塵的克里米亞公路盤旋而上，猝然間爬上了山丘，把瑪霍青上校帶到了那海天一色的壯闊的曠野間，這瞬時裏，他感到了一種生平罕有的幸福。

从他所在的高地上望去，展示在他面前的世界彷彿是廣袤無邊的。在童年時，他就曾把神話裏的“大地的邊緣”想像成這樣。

但是，這微蒙着淡藍色薄霧的、幾乎是虛幻般的世界，却還是可以問津和為人們所了解的。遠處下方，在那一片片看來似乎不寬於羊羔皮的綠蔭參差的樹林、那一条条金色帶子似的浴場和幾座石塊般大小的斷崖峭壁間，瑪霍青認出了那些玩具般的、方形的宮殿建築和勉強可以辨別出的星散的房舍。而在這一切之上，都呈現着一種給人以慰藉的、像是在快樂歌唱的自在與寬敞。

“拜達爾大門！”司機漫不經心地，但帶着一種幹練的神氣，頭也不回地說。他戴着一頂格子布的便帽，帽

簷指向後方。

在自己整个一生中，瑪霍青總把这幅展開在他面前的明朗而美好的世界的景象当作是一刻难忘的、充滿着純粹快樂的時光而始終懷念着。

当然，这只消回想一下，二十餘年前当他还是个排長的時候，就曾怀着全部青春的熱情和生气勃勃的、用不完的力量來到了这神話般的克里米亞，衝向这通往黑海的地方。在光荣的第三十伊尔庫次克師中，他走过了直抵瓊加爾要塞的艰苦的道路。就是此刻，瑪霍青也还记得，在那举行决定性衝擊的前夜，他是怎样地不能入睡。是的，不想睡觉，也不想吃，只是抽烟，不断地抽烟……

白衛匪軍

黑色男爵^①

重為我們

製造沙皇的宝座！

战士們輕輕地，但整齐地在篝火旁唱着。

这就要紅軍、用胼胝的手

把自己的刺刀握緊；

① 指一九二〇年在克里米亞組織反革命武裝的白衛將軍弗蘭格爾。——譯者。

這就要我們，我們个个，
都銳不可當地
去投入最後的、決死的戰鬥。

“打弗蘭格爾！”當全營在格魯希科的指揮下奮起衝擊的時候，整個散兵綫上響徹了這一片聲音。人們奔跑着，倒下來，又重新奔跑着。只是很多人已不再爬起了。營長格魯希科自己倒下後，再也沒有起來……接着，連長符拉西耶夫，接着，指導員列維金……曾有过一霎那——不到一秒鐘，——瑪霍青閃過這樣一個念頭，覺得全都完了，但他，却好像被一種什麼力量帶着似的，却總是向前，向前……最後，當他出現在白衛軍的戰壕前時，他懷着一種驚奇的喜悅的心情發現，他不是——一個，他的左方、右方都有許多同志。但是，忽然一種耀眼的東西閃擊了他的兩眼，而當他再次睜開眼睛時，他首先便為灰白得離奇的天空驚呆了。在最後仔細挨近觀察的當兒，他才發覺，這原來是野戰醫院的帆布帳篷。

在醫院中，他聽到了這樣的消息：弗蘭格爾和他的全部匪徒都被趕到海裏去了，蘇維埃的旗幟已經升起在整個克里米亞半島的上空……這一切都是好的。不好的是另一回事。正是在那些幸福的日子裏，切除足部的手術威脅着瑪霍青排長。

幸而，切除手術並沒有進行。負傷後，他在哈爾科夫醫院中躺了三個多月，也就是在這裏他獲得了第一枚戰鬥勳章。

因此，他便沒有能在那時見一見黑海，見一見克里米亞的黃金色的海岸。

也許，正是因為這緣故吧，二十餘年之後，拜達爾大門展示在他面前的一片蔚藍色的光輝，使瑪霍青覺得是一種非常幸福的慰藉。

與黑海的這次會面耽擱得如此之晚，是由於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瑪霍青被派往遠東。這樣，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七月間，他才在自己的假期中，不憚兩週的長途跋涉，來到了黑海岸邊。

這次久待的會見雖然短促，然而却是難忘的。這完全可以理解：曾經渴望、曾經夢想的不正是這個時刻嗎？！

往往在呼吸着那紫藤的薄苦的清香，或是久久地凝視着海上多采的景象的當兒，瑪霍青總是帶着微笑回憶起，怎麼在當時就沒能來到這富有魅力的海岸……

在回到工作地點，回到那四面環有紅褐色的、燒禿了的丘嶺的營房後，瑪霍青幻想着在自己下一次的假期中再來造訪這對他已是如此親切的海岸……但是，發生了意外的情況……四一年六月，瑪霍青中校與法西斯匪徒們進行了第一次戰鬥，七月參加了斯摩稜斯克保衛戰，而十一月間，則在莫斯科近郊擊潰了希特勒的部

隊。而後，由於許多事情的巧合——在這些事情中間，他秘密地找出了某種規律，——瑪霍青被派到了負有收復黑海上的半島^①的使命的集團軍中。

只不过現在已不是細長的“黑色男爵”，而是黑色法西斯軍隊的士兵，用他們那沉重的皮靴在踐踏着它的永不衰敗的美麗的景色。

*

一次戰役中，瑪霍青上校曾為敵人狡黠而隱蔽地構築在山巒起伏地間的支撐點而大傷腦筋。

法西斯匪徒佈上幾道帶刺的鐵絲網之後，又將下方每一公尺長的地面都控制在機槍、迫擊炮的火力之下。他們感到自己是異常牢固了。

何況再加上那為害非淺的、不湊巧泛濫起的小河……

“敵人會幸災樂禍的，”瑪霍青恨恨地想道，一面端詳着那紫烟色的、籠罩着柔和的春霧的山巒。

然而，又不可以任性。應當冷靜地權衡每一個細節，精密地通盤考慮佔領這“第七高地”的戰役。

瑪霍青和參謀長一起草擬並製定了當前戰役的作戰計劃。

情況由於德寇的工事被那條師中都管它叫做“鬼窪”。

^① 此處即指克里米亞半島。——譯者。

的、快活地發着閃光的山間小河所隱蔽而變得複雜起來。然而到後來，每當回憶起那條小河時，瑪霍青却總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最終的偵察材料表明，敌人的工事和火力點却正是在它泛濫得最為厲害的地方比較薄弱。這一點就被決定加以利用了。

給即將進行的渡河和架設浮橋的工作做好偽裝之後，瑪霍青命令就在最為出其不意的地方進行偷渡。

在滔滔的、浮着冰塊的水面上，渡送着近衛團的最優秀的人們。而這時他們指揮員的思想則貫注於一點上——在敌人很快就要發現渡河點之前，他們是否能在對岸鞏固起陣地？預備隊是否能及時趕到？

經多年培養、特別是在這次戰爭中鍛鍊出來的有益的沉着，使瑪霍青得以隱藏住內心的激動。這種沉着，有些沒有戰鬥經驗的新兵竟把它當作是冷酷無情的表現。

根據火力的突然轉移來判斷，蘇聯部隊的真正打擊方向終於被發現了。但這發生得如此之晚，發生在製訂作戰計劃時的瑪霍青的意料中。戰士們已經把敌人趕出了最前沿的火力點，敌人最有效的據點上的火力中斷了。只有隱蔽在某處的一門重炮還在機械地頑強地繼續射擊着。

在這不起作用的、已經無能為力的討人厭煩的射擊中，瑪霍青看到了一種特別的糊塗與愚蠢。

然而战争的經驗教会了他，即使此時也要提防任何意外，——这就像在童年，当自己还是一个赤足的頑童時，他就知道应当防备已被車輪輾得半死、但依然还活着的蛇……

接着，当他从指揮所的战壕中爬出來走了幾步時，便听到了一种冷漠而死板的炮彈的嘯声。於是，瑪霍青好像要遮住刺目的亮光似的，他以孩子般的動作用兩手蒙起了眼睛。爆炸的气浪將他推倒在地上。但是，当看到流露着絕望的神色奔向他的護士莉扎·柯普嘉耶娃之後，他用兩肘微撐起身体，叫道：

“我活着！”

这流彈是最後發射的炮彈中的一顆。战役在順利地進行着，战士們一直打到了希特勒匪徒們的石構的窠穴中。

瑪霍青沒有負伤，只是流了近一小時的鼻血，並且听觉受到了影响。不过，一晝夜後，这些震伤的影响也就幾乎全然消失了。这是非常適時的，因为隨着佔領“第七高地”之後，接踵而來的就又有第八、第九、乃至第十高地。

而在这一切之後，便打開了通向令人神往的黑海沿岸、通向拜達尔大門的道路。

而更主要的是通向那避暑勝地的小城——就是在这兒，四〇年七月間瑪霍青上校度过了自己的最後那一次

假期。

也許正是由於这个原故吧，还在昨天，上校就細心地对着那面仍僥倖完整地保存在他軍用掛包中的小鏡子刮了臉，吩咐刷淨禮服並佩上勳章。

这久存於內心的希望，瑪霍青認為是个人的，因而實質上对別人就不是有兴趣的事。直到天黑，瑪霍青从沒有走出过師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地下室，就和往常一样，彷彿是忘記了一切私人的事情，專注於自己的工作。

終於，在这座小城解放之後，師得到了短時間的休息。

这样，第二天一早，仔細地环視过这如此熟悉的，曾被自己縱橫走遍、而現在則是頹垣处处、掛着端正的木牌：“当心地雷”的海岸街之後，瑪霍青向战前十年制学校所在的地方走去。在一些殘破的房屋之間，他的兩眼不由地尋找着熟識的建築。

他甚至記起了，在学校的正面曾經蔓生过一片小品种的黃色薔薇。薰醉於陽光的蜂羣嗡嗡地飛旋在花朵上。薔薇花溫和的芳香攪和着海的清涼的、微帶鹹味的气息……他並且还把这样一朵黃色的小花兒放在制服的袋中帶了回去，作为紀念……忽然，像是应夢了一般，在瑪霍青的面前出現了一片滿覆小朵金黃色鮮花的錦毯般的牆壁。

瑪霍青加速了步子。只是当他已經完全走到近旁時，才發現，原來情况依然与他在戰爭中一路上所見到的一樣……裝飾着薔薇的、对他說來是如此值得怀念的房屋の窗戶都被擊碎了，为炮彈所毀坏の屋頂懸掛在屋簷下。破磚和碎石堆積在脫了框の門旁。在这一片瓦礫場上，有三個小姑娘在專心致志地尋找着什麼。看到瑪霍青後，她們羞怯而欢躍地圍住了这位苏联軍官。

“同志們，你們好啊！”瑪霍青故作鄭重地和她們招呼着。“你們在這兒，当心沒採到磨菇，倒踩上地雷啊。”

“我們不是採磨菇，”一個黑頭髮的、有着一付透明的琥珀樣眼睛的黝黑的姑娘笑了起來，一面立刻藏到了她的女友的身後，說。

“我們收集金屬，”另一個有着梁贊人般的突鼻子的、淺色頭髮的女孩子說。她光脚穿着一双破爛的、顯然是德國人的足球鞋。

“为了重建我們的校舍，”第三個肯定地說。这姑娘的髮色微呈火紅，戴着一頂褪了色的韃靼人的圓帽，帽上閃爍着一顆受過點屈曲、塗釉脫落了的紅軍的星徽。

“你們怎麼啦，好像是曾經在這兒讀過書吧？”上校問道。

“希特勒匪徒們到來之前，我們在這兒讀書，”年歲

較大的戴韃韃帽的姑娘說。“还是在我們政权下的時候。”

“瑪莉·万娜對我們說，現在這兒又重新要建立一所十年制的學校呢。”白淨的梁贊人補充道。

“可這瑪莉·万娜是誰呢？”上校好奇地打聽着。

“我們的教師，瑪莉雅·伊万諾夫娜，法西斯匪徒們曾經要把她押去槍殺，”琥珀樣眼睛的黝黑的姑娘儼然地說。

“原來這樣！”瑪霍青說。“這是為什麼呢？”

“為了巴威爾·巴夫洛維奇。他也是我們這兒的一位教師，”淺色頭髮的答道，“他是真正被殺死了。”

“就是她的丈夫……巴威爾·巴夫洛維奇……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已經上了年紀了，”琥珀樣眼睛的姑娘插嘴說。

“他們把他扔到了懸崖的下面，”飾有紅軍星徽的姑娘補充道。

大家都沉默了下來。從海上傳來一陣爆炸聲，接着又是一陣……彷彿滿覆在牆壁上的陽光般金黃的花朵，在纖細而柔韌的莖上有些顫抖了。但人們依舊寧靜地沉默着，——這聲音對於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是工兵在擊發浮游的水雷。

“請問，同志們，”瑪霍青十分為難地開始了，“你們沒碰巧……認識上庫羅倩科嗎？是姊妹倆……奧麗雅和

連娜^①。”

姑娘們相互看了一眼。

“她們是從德藏柯依來的嗎？高高的個兒？黝黑的？”
年長的問道。

“還帶着一條狗呢，”突鼻子的兴致勃勃地接着說。

“黑黑的？很漂亮？”

“漂亮嗎？怎樣對你們說呢……”瑪霍青乃至沉思起來。“不如說是中等的。對，中等的。”

“黑黑的，帶着狗的——這是另外的，”黝黑的姑娘說。“這是從敖德薩來的……對了，或許，那位爺爺能告訴您，他也是本地人……”

一旁，走着一個身穿粗帆布長衫的老人，他用手杖敲探着坎坷不平的馬路。在他的手上搖盪着一個空而骯髒的袋子。

“老爺爺，庫羅倩科家的人您知道嗎？”瑪霍青向走到自己身旁的瞎眼老人問道。

“聽到過，”老人沒有馬上回答，他那失明的兩眼平靜而呆板地反射着清晨的光輝。“在那尼日河岸旁居住的嗎？在一座花園裏？是農學家的別墅？”

“不錯，不錯，在尼日河岸旁，”瑪霍青慌忙地、一如生怕老人會像精靈般突然消失似地重覆着。“就在小

① 庫羅倩科是姓，奧麗雅、連娜是名字。——譯者。

河的岸边。那兒还有幾株高高的柏樹……一座小花園。可是，庫羅倩科家現在在哪兒呢？”

“那誰又會知道呢，”沉默了一会之後，老人回答說“知道嗎，老百姓只要一散開……就集攏不來了……而你是从俄罗斯來的嗎？奧爾洛夫省的柯津諾夫卡到過沒有？沒碰巧遇到過彼得·尼康諾羅夫和葉果利·尼康諾羅夫嗎？一個是軍人，另一個是拖拉機手……兩人的父名都是亞歷山大諾維奇……沒碰到過嗎？他們是我的孫子。”

沒有，瑪霍青沒經過柯津諾夫卡，彼得·尼康諾羅夫和葉果利·尼康諾羅夫，他沒有遇到過。他又是高興，又是不安……他在这兒所要尋找的人們終究有人見到過。有人知道她們，她們真地還活在世上，就在这克里米亞的土地上……她們沒有成為如他曾有一忽兒開始覺得的那個親切的、但已半忘記了的夢景……

尼日河河畔，“農學家的”（像老人所稱作的）小別墅距離學校並不太遠。儘管瑪霍青明白，要找到庫羅倩科家的人非常困難，但他不能夠，同時也不願意因此就不去作這也許是全無結果的探訪……

“那就讓列夫卡送您去吧，要知道那兒沿公路都埋有地雷呢。這兒的每條小道他都熟悉。列夫卡，”老人喊了一聲，很明顯，他知道列夫卡就在附近。

一個年紀不大於八歲的男孩，恭順地、宛如一個小